

江/山/多/娇

## 红树林赶海

熊听

重庆天气阴冷,到了北海却温暖如春。

推开窗,眼前绿树如屏,迈步出去,银滩便在视线中铺展。人站在软绵绵的沙滩上,头顶蓝天白云,似乎自己也成了画中人。

车向金海湾的红树林驶去,再换乘观光车,呼呼的风从耳边吹过,胸襟被鼓得满满的,像大自然送的一场深呼吸。左右绿波摇荡,海面无边无际,恍惚间觉得像长出了一双翅膀,正掠过那片一望无际的蔚蓝与翠绿。

栈道弯弯折折,往红树林深处延展。正是涨潮时分,碧波一漾一漾地涌来,无数树冠浮在水面,像一群正在沐浴的仙子。也许它们要等潮水退却,方肯显露真容。

立在栈道旁的科普牌静悄悄的,却告诉我许多秘密:原来红树并非天生就是红色,它是海水退去,树皮遭遇空气,慢慢氧化,才从生命深处沁出赤色。更奇妙的是,它们的生长有别于其他树种。它们的种子在枝头就开始发芽、生根,长成小树苗后,像断线的珠子般,“扑哧”一声坠进泥滩,以此落地生根。

这郁郁苍苍的一片,不止是翠绿屏障。它们沉稳地站着,像岸上不知疲倦的卫士,一日日滤去咸苦,也吞下世间的浊气,吐出满满清冽的负氧离子。当你近距离深深吸一口,仿佛自己也成了林间的一棵树,枝叶间淌过大地与海洋的呼吸。暖风拂面,忽然想起白居易“一道残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诗句。这红树林,亦动亦静,亦冷亦暖,亦诗亦画。

晴日的黄昏,是它最好看的时候。金黄的夕照,洒在林子,海面闪着粼粼波光,金黄、橙红、深绿、蔚蓝……几种颜色相互融合在一起。天上有鸟归巢,盘旋几圈,轻轻落进密林深处。海滩宽阔,浅水间露出一片片略高的沙地,水与沙相互纠缠,像一面镜子,远远望去,晶亮晶亮地映着蓝天。

司机嘱咐:“午后退潮,就可赶海啰。”我们又转到疍家民俗园,园里竹篱渔网静悄悄的,没遇上想要看的疍家婚嫁表演。索性朝海坐下,阳光披肩,海风拂面。远处渔船轻轻摇晃,灯塔静静伫立,孩子们踩着浅浅的海浪嬉笑打闹。这片海,早把心熨得平平展展。

这片迷宫似的海边森林,住着许

多活物。鱼虾蟹贝虫,在这里觅食、玩耍、生息。每年夏天,还有从深海来的“客人”,到林子里“度假”,产卵,繁衍,等秋凉才肯回“老家”。有些爱上这里,索性就此定居下来,和“原住民”一起共生共荣。于是滩涂的水产资源越来越丰饶,鸟儿们也慕名而来,它们有的路过,有的干脆就此落户。尤其是冬天,候鸟千里万里飞来,这儿便成了鸟的天堂,滩涂成了它们的“美食街”。

午后重回栈道,潮水退去。湿润的滩涂坦露无遗,平常看不见的海床,一览无余呈现出来。礁石林立,各具姿态。礁石上贴满鲜贝,烈日一晒,时而张口吐水,时而静静合拢,像在等待下一次涨潮接它们回家。

海滩上到处是人流,赶海的男女老少,密密麻麻地散落在沙滩上。有的穿着雨靴,有的趿着凉鞋,一手提小桶,一手握铁锹,一会儿从沙里挖蛤蜊,一会儿从礁上撬鲜贝。身影在开阔的沙滩上晃动,显得格外忙碌。

赶海,孩子们显得尤其兴奋。他们提着塑料桶,光着脚丫在泥沙里踩出一串串细小的脚印。海滩宽阔,浅水盈盈,沙地高高低低,水与沙相互交错,像一面面小铜镜,闪着金灿灿的光。

孩子们欢叫着,弯腰追逐那些滩涂里的小生命:跳跳鱼倏地一弹,引来阵阵笑声;神气的独角蟹高举单鳌,像个小卫士在泥滩上巡行。他们的笑声荡漾在滩涂上空,眼睛盯着泥水里的小东西,那光亮,比海水还清澈。这滩涂上,孩子们欢快的脚步,正是生命最清亮的注脚——一步步,踏响了滩涂深处生生不息的心跳。

太阳快要坠海了。但我还是随着人流往海的深处走,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赶海,得跟着渔民的脚步,朝着更远的目标一直向前。

虽然三个小时下来,只挖到些小蟹、小虾、蛤蜊、小螺……但收获多少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亲临赶海的快乐。我们经历了潮涨潮落,也好像经历了人生——涨潮是人生,落潮也是人生。

夕照熔金,斜晖给红树林镀上一层神圣的暖色。刚才热闹的海滩,渐渐归于平静。栈道亭柱上的对联,在夕照的映衬下格外清晰:“红树舞蓝天,金海风情迎客至;银滩翔白鹭,疍家民俗醉人心”。白鹭虽未如约而至,但我心里早已印下了另一幅更深的画面:那些褐色的树干与根脉,在退潮后的泥泞里,如大地的筋骨般静静伸展,在余晖下泛出铁似的微光。

当最后一抹夕阳染红天际,我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生机勃勃的海滩。潮水将重新将沙滩淹没,但我深知,明天潮水退去时,这片红树林又将会展现出它独特的魅力,继续讲述着大海的故事……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蕉/窗/漫/笔

## 一口药

孙晓航

元旦前感冒了,起初只是轻微咳嗽,并未在意,以为能扛过去。直到1月3日下午,气温骤降,背上阵阵发凉,鼻涕不断,咳嗽也加重了,心想第二天得上班啊,不能带病上岗,老老实实治吧。

给自己把脉,右寸脉微浮,再看舌苔白腻,典型的风寒外感,于是以附子干姜汤合苓甘五味姜辛汤加减配了方。自己在家抓药,母亲帮忙煎煮。

晚饭前,药已熬好,盛出一小碗。刚喝第一口,便觉味道怪异,舌头发麻——与以往同样的方子全然不同,细辛的气味异常浓烈,霸占了整碗药汤。

这份从未体验过的麻感让我顿时警觉:难道是细辛的毒性?书上说细辛有小毒,可我用了这些年,从未亲身感受过,难道今天竟遇上了?

正想着,第二口药已含在口中,舌麻之感骤然加剧。真是中毒了!赶紧吐!此时,麻感竟沿着两臂手太阳肺经,从肩向肘迅速窜行。毒性在扩散!我立刻把碗里剩下的药也倒了。在毒性的激发下,平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经络的真实存在。内心出乎意料地平静,只想冷静再冷静,减缓药力蔓延减轻毒性侵蚀。我慢慢走出厨房,对坐在餐桌边的父母轻声说:“我细辛中毒了。”说完便安静地走向卧室。

刚坐下,药力的麻感已窜至督脉,将背上那团寒气一下子挤走,一股暖意上下贯通,温暖舒畅,鼻涕止住,咽喉通畅,咳嗽也停了。但我仍静静地坐着,不敢妄动,生怕毒性传播到不该传导的部位,比如最关键的心脏。默默感受下心脏,还在跳,真好!趁活着,赶紧查下中毒原因。

首先是药量,古书讲“细辛不过钱”,药典里规定细辛的用量1-3克,我自己开方1.5克,完全在安全剂量之内。区别在于,以往用的细辛是老厂炮制过的,这次则是新厂未经炮制的净品,难怪药力如此峻猛。

其次是配伍,这个方子用了若干次都很有效,也不违反“十八反”“十九畏”的“半蒺藜菘菝菹攻乌,诸参辛芍叛藜芦”规定,而且开方是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,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。

最后是症状,细辛中毒常见口舌及四肢麻木、心率增快、鼻阻力降低,严重时会出现眩晕、二便不通等。但近年也有医案指出,细辛在治疗起效时也可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的情况,是治疗中的正常反应,感觉与中毒相似,实为药力运行之兆,并非中毒。

放心了,赶紧去告诉父母,免得他们担心。二老见我安然出来,也松了口气。父亲说:“来吃点白萝卜,解毒。”

我笑笑:“爸,您心意我领了,但白萝卜可解不了细辛毒,用十多枚大枣熬水喝还管点用。我也是刚学的,学医的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,还要神农尝百草,以身试药,哈哈!”说完,父母也笑了。

虚惊一场,如金刚棒喝,顿增感悟。我很认真地向父母汇报也像是告知自己,“我感冒好了!就喝了一口药。以前老师讲,中医追求的最高疗效境界是‘覆杯而愈’——古人服药,不像现代人这样一大碗,往往只用一小盏,一两口下去,药力即显,杯子一扣,病已见愈。没想到今天亲身印证了。不过,舌头发麻也后怕,经历这次的惊吓,以后给患者开药,我得自己先尝,再嘱咐用法。服药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,简单地按常规每天服三次,得随病情调整,像今天这种药,一口就已‘中病’,若再服,可能就真中毒了。”父母也频频点头,从意外中汲取经验,可以帮助患者,何尝不是好事。

一口药给我敲了警钟,行医之路,务必慎之又慎,既要不断提升医术,稳中求进,也要确保安全的底线,警钟长鸣。正如兵法所言: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,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”唯有深知百草金石之性,方能临证从容用药如神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中医药文化科普专家)

心/香/一/瓣

## 占据

二月早春

用心的热度,将水烧开  
泡上一杯带着昨夜心情的咖啡  
端起杯子,想你  
今晨是灰色的快要下雨的天空  
而我等待你的心情  
却是明亮的色彩  
如你喜欢的蓝色  
我喜欢的绿色

天光云影会去占据绕不开的明天  
你,占据了我的分秒

音乐是你发来的  
思恋是你随风潜来的  
窝在沙发里想着你,等你  
从夏天到了秋天  
又从秋天等到了冬天  
等待一场大雪的来临  
等着,你来的时候  
我们拥抱,牵手,彼此温暖  
等着,等着  
我们老了  
我们……就老了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父亲的老槐树

周文权

老槐树是父亲年少时  
栽下的,树干被苍劲之光  
擦得锃亮。岁月沧桑  
老槐树挺拔一寸,父亲的  
背影,就微驼一分

走近老槐树长久地凝视  
栖息时光长河中的  
童年记忆碎片,依旧还挂在  
枝头,悬停在指尖之上  
随花开花落

此刻,冬阳温暖  
几缕霞光穿过叶间  
落在树荫下父亲的慈祥脸庞  
幸福的皱纹闪着余晖  
均匀的鼾声,与老槐树灵魂  
交融,与偶尔掉落的  
鸟鸣声合拍

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  
温馨,找到内心的安宁  
愉悦和满足。直到也  
成为一棵老树,与它相守  
流年,与这片土地  
相映成画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## 鹧鸪天·与友晨泳有寄

(外一首)

钟诚

一曲清江映客踪,两堤芦岸伴茼蒿。  
秋冬春夏惊栖鹭,雨雪风霜和曙钟。  
追星月,戏鱼龙,蝶蛙自仰竞姿容。  
相携圆梦身心健,咬定欢游不放松。

## 五绝·执法交流到延边遇雪

玉砌乐延边,翩跹早醉仙。  
情深增并力,朗爽绘新天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潼南区文旅委)

AI制图